

痛史

第四種

莊氏史案

附秋思草堂遺集

卷之二

目錄

莊氏史案

明史稿卷之二

辛亥年十月初版



校訂者兼
印行

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
總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四馬路中市

(痛史 莊氏史案 附秋思草)
第四種 堂遺集
(每冊定價大洋壹角)

莊氏史案

榴龕隨筆。烏程朱文肅國楨。致政家居。留心史事。所著有大事記。其已付剞劂者。謂之史概。未刻者尙多也。祕藏於家。後因寇盜。有莊氏賃朱氏之居。其子子相廷鑒偶見此書。竊爲己有。招集知名之士。妄以己意增損於其間。而朱氏原本遂汨沒矣。子相既死。乃父君維楨城。於鎮北圓通庵召匠刻之。凡五年而告成。號曰明書。不知利害。冒昧從事。且自以爲不世之業。誇張其事。一時趨附。廁名於其間。豈知遂召大禍也。先君子每扼腕太息曰。可惜文肅公一生心血。付之東流。然取非其有。立名非真者。定有奇禍。天理昭昭。可畏也。

朱氏之書。至啓禎兩朝而止耳。竊之者子相也。續之者所聘諸子也。受

其子臨終之囑。而必欲刻之者。君維也。與其幼子左黃鉞無與也。左黃一執袴少年耳。當科試不得意。其妻爲買妾以娛之。建百尺樓於後圃。雜蓺花木。日與文士豪飲於其中。刻百尺樓詩草。乃父聞之。弗善也。後爲兵備使者所賞。相見留茶款語。父乃大悅。及父就逮。左黃隨護維謹。及見司敗。已暗不能言。乃頭觸獄門而死。左黃頭棘。無可爲計。疾馳至通州。而籍沒之令下。族屬無噍類。兼及朱岫。岫湖濱人。家故微賤。以入貲貢。凡商賈經營。無不貸其金。冀三倍之息。以此自雄。其視令長。蔑如也。言利析秋毫。而於文墨之事。則無涉也。亦以得罪。歸安令指爲逆書有名。并其三子俱就逮。家人鳥獸散。封樁庫廩。盡入於官。左黃知事不可爲。恐累及親黨。遂自呈身。是時部撫司道郡縣守令僚佐。俱在潯鎮。

以民居作公館者十有二所。聞左黃歸。蜂擁之去。絕無他言。惟有皈命投誠而已。惟力辨與朱岫父子無涉。始終無異詞。當事者莫不偉之。至於朱岫素行。以貲傲睨一世。父子駢戮。妻孥皆徙極邊。非不幸也。

莊氏居潯未久。因其饒於貲。故世情不替。初發難。爲歸安令。令吳姓。故墨吏也。不過爲恐嚇之詞。以冀升斗耳。而君維卽挾書入長安。草疏欲上陳。輦下諸公。漫詞慰遣之。時予居西村。君維歸。以疏稿示余。自以爲無恙矣。而墨令乃捃摭其書中悖亂之語。以達於部使者。部使者不敢隱。上之於朝。而獄不可解矣。

或問逆書致罪之由。余不知其細。但聞之前人曰。如書中所云王某孫壻。卽清之德祖。所云建州都督。卽清之太祖也。而直書名。又云長山覬。

而銳士飲恨於沙燐。大將還而勁卒銷亡於左衽。如此之言。散見於李如柏李化龍熊明遇傳中。又指孔耿爲叛。又自丙辰迄癸未俱不書清年號。而於隆武永厯之卽位正朔。必大書特書。其取禍之端有如此。況無志表帝紀世家。止有列傳。卽王陽明一傳。有上下卷。共三百餘頁。其尤長無體裁可知已。所謂三長五難者安在也。

事在辛丑之春。決獄在癸卯之秋。潘吳諸子在獄日。以賦詩爲事。時余寓鳧溪。而戴子芸野笠館於廟址之南。相距里許。時相過從。得見諸子傳出音訊詩篇。及旣授命。芸野爲潘吳立傳。獨於左黃則言其少年游冶。至於慷慨激烈。力辨朱岫之冤。則未之悉也。余爲備述其故。芸野始爲改竄一篇。是夜。余夢已身在一荷亭之上。左黃在水次搏鰲謝余。余

急起掖之。則已沉水中矣。次日與芸野言。共嗟異之。

蔣西宿麟徵。一字轅文。爲蔣儀仲之子。姬載先生之猶子也。詩文敏妙。風儀秀穎。莊氏招之。初不願就。爲貧所累。不得已而赴。命之作文。不容留稿。恐其竊歸也。并禁其出入。苦不可言。痛哭辭去。後竟及難。

張文通館於莊氏。草稿皆作細楷。時子相已死矣。張以有明一代理學諸儒。無人作傳。故勉應之。亦不虞其至是也。聞其膝上有淡墨痕。成都楊慎四字。

張非仲雋。一名僧願。爲博士弟子員。於經史百家。無不得其旨趣。所與游皆名彥。樓居積書甚富。手錄者千餘卷。擁列左右。已則坐臥其中。後爲莊氏所招。作有明理學諸人傳。其稿另錄出。名曰與斯集。禍未發時。

已知其非。逃於僧舍。年已七十餘。丁母憂。熒然縞素。有詩云。空樓獨夜
雨牀牀。却把平生細較量。災異日新憂患短。悲歌不足寤思長。曾無入
巷哀王烈。徒有拋娘學范滂。好個與斯題目在。輕謳緩板赴排場。就逮
時。談笑自若。與潘吳諸人同遇害。所著有西廬詩草四卷。

董誦孫二酉。少有神童之名。學問淵博。與周安節相好。倡和勒詩牋。書
法亦精妙。史事發時。沒已三年矣。發冢斫棺甚慘。子濯萬與沂。九歲有
感懷五言古詩四章。顧茂倫爲之跋。亦英品也。及禍至。從容就縛。士林
惜之。

潘力田。居平望。藏書千卷。善著述。有松陵文獻十卷。今某府二卷行
世。與吳赤溟炎有志作史。而未敢。商之牧齋先生。深許之。亦未有成書。

其就莊氏之請。非所願也。授命之際。談笑自若。真傑士云。

韋元介全祉。一字真長。弟次申全祐。進士。青岑明傑之子也。祖鏡臺先生精岐黃之術。元介先卒。次申被難。

茅鼎升元銘。鹿門先生之孫也。以明經爲學博。少有文名。試每高等。與章諤臣上奏。陳閭仙騮。吳大雍盤。四子齊名。僞書編纂。僅數月耳。已而之任。逮於任所。

南昌黎博庵元寬。督學兩浙。年高望重。逆書有名。督撫移檄。兵圍其第。全家抄沒。茗城李霜回令哲。逆書有序。被逮時。適其家有慶祝之事。親族七十餘人。悉被擒至。官以漸訊免。

吳心一者。潯上董氏之僕也。少時竄身徐氏。欲讀書。遇周先生怒之。必

欲令入府供洒掃之役。此子徒跣哭請於先祖。遂受業門下。得列青衿。聞莊氏有史事。心豔之。得列名其中。亦被慘戮。曾有唐詩之選。吳芳輪系爲之序。幸刑尊廖公昭雪。得以無恙。

刻工湯達甫。刷匠李祥甫。亦爲飢所驅。禍亦及之。齊康成治爲博士弟子。好學能詩。子相以脯脩招之。其約已具二十四金矣。後批曰。果能專精勤敏。則願加六金。遣僕送至。齊覽而訝之。遂堅不赴。以免於禍。後以貢爲學博。

潘友龍爾夔。慷慨有風致。能文工書。莊氏慕之。列其名於簡端。偶與君維有財帛交。以致詬。君維怒。削其名。得不罹禍。

隨筆云。所列纂錄諸子。與余有交。故略序其概。其餘不相知者。不及錄。

秋思草堂遺集

錢塘女史陸莘行繼任氏撰

老父雲遊始末

康熙元年壬寅春二月。父友王于一者。自閩至浙。寓昭慶寺。忽疾作。父亟爲調治。晝夜不息。王竟不起。父爲斂資棺殮。并出牀頭十金。令其僕扶柩歸里。偕同人送至江滸。有爲父言。湖州莊姓者。所著穢史。抵觸本朝。兼有查陸范評定姓名。大爲不便。父曰。風馬牛不相及也。何得有此歸家。自思范君文白。遠隔海昌。不及相聞。查君伊璜。住居不遠。所居俗名黃泥何不一詢。因往查。查適他出。父入書室。見案頭果有此書。查歸。父謂之曰。此何物。尙置是耶。若不早圖。禍將作矣。因卽具牒文宗。行文湖郡。

教諭趙

君宋

查驗。趙至莊。始知作書者名龍。係瞽目。已故。無子。父某。弟

廷月。卽碎其板。計六十四叉口。貯於府庫。板雖碎而書已行矣。有吳之榮者。取貨於莊。不獲。又查有女樂。吳欲觀之。亦不得。憾甚。遂抱書擊登聞鼓以進。六月盡。人言籍籍。母與伯兄甚憂之。兄卽嘔血數升。遣僕從長安迎吾父歸。父曰。板碎矣。悠悠之口。何患焉。遂束裝往台州。時七月十九日也。十月四日。邱嫂沈孺人卒。父歸。謂母曰。吾夢神人謂余曰。爾詩文之禍起矣。將來不知何似。未幾。風聲漸緊。父母歔歔偶語。余尙幼。叩所以。大人曰。爾何知。以爾兄疾甚故耳。十一月十五日。吾父清晨。同叔梯霞公出門。途遇二吏云。紀公相延視疾。父素善醫。故駕言也。父與叔逆知其意。因曰。今望日。須一奠吾母而往。於是叩辭大母靈。哭聲甚

哀。叔急入內。連呼仲兄。速往隨父。母與兩兄悲號趨出。予亦大慟踵後。父怡然隨吏而去。見司李紀公。元未第時。卽與吾父有交。此時惟有揮涕而已。寄錢塘獄。錢令姓慕名。天顏亦與吾父有交。日逐供應。悉皆募辦。十二月。督撫差解官龔姓者。將父與查范起解進。十一日。三人庭謁太守丁公。浴初字咸池。係查好友。丁素重父才名。出席而迎。命寬刑具。役跪曰。鑣已灌鉛。丁怒叱曰。彼無辜。何得如是。立命換鎖。因謂父曰。君等俱屬首人。到京自白。爲今之計。速行爲妙。父曰。資斧缺如。寒衣未備。以此遷延。丁卽遺十金。裘一襲。父又曰。此行死生未卜。乞歸一辭母靈。丁憐而許之。於是至家。舉家骨肉號哭震天。伯姊雙手舉父銀鐙。一慟幾絕。十五日。長行。僕張煜從。三叔父於別舟送父入都。僕褚禮從。吾母

將衣飾盡典。得銀二百。親交餽送亦數十金。以四十金與叔父安家。餘作進京之費。予與伯姊送至關河。父背予揮淚。謂母曰。此女素所鍾愛。且遠字龍山。可善視之。又謂姊曰。吾素知汝賢孝。母與弟妹全賴於汝。勿以吾爲念也。予與伯姊吞聲而歸。母及庶母徐兩兄送至嘉。吾翁鯤濤祝公乘小艇候於道左。贈金洒淚。鄭重而別。父謂母曰。相送千里。終須一別。行矣。毋亂我心曲爲也。我雖遭此橫禍。明歲值年。凡事悉依舊規。不可苟簡。爾係賢婦人。何煩瑣瑣。命庶母曰。汝當持身以正。上下和平。戒兩兄曰。汝等惟以孝母爲事。謹守禮義。終身不必讀書。似我今日。遂爾分手。一日泊金山下。聞鐘聲磬聲。曰。苟得生還。所不祝髮空門者。有。如大江。癸卯正月十六日。得父初六至維揚信。十八日。母夢曾祖母。

沈太孺人舉箸嗚咽。十九日。係沈亡辰。年例。祀後方始收新年所懸神像。予兄妹隨母至廳事。見諸像皆作愁苦狀。母心悸。命仲兄至陳菴祈籤。諸嬭母陸續具至。忽一吏持柬云。紀爺至矣。母思吾夫之出。紀所知也。至何爲者。少頃。見百餘人隨一官到。伯兄出見。母於屏中窺之。非紀也。正疑慮間。二嬭母急告母曰。京中事發。官來籍沒矣。語未竟。數十人排闥而進。曰。女眷請出外。聽總捕毛爺一點。無大害也。母將予託於二嬭。冒稱拒石之女。名文姑。雜於諸姪女中。文者。拒兄小字也。倉猝中。卽以此名應之。故册上有姪孫女文姑。年方七歲之語。近鄰許周。父平日待之厚。此際手持粥一盂。於門上徧貼封條。且曰。某某係某人子。不可疏放。某某係某人僕。急宜追繫。官喜其勤。卽取吾家米二石布二疋與

之。令爲嚮導。同捕役進京。逮三叔父與叔遇於紗帽衢。爲褚禮所見。叔避之。不獲。許竟無功。後事解。此人惶愧欲死。是日。拒嫂攜贊姪歸甯。予姊壻沈穆如。伊兄德隅。二孀母之庶母陳。早出門。吳姊以目疾不至。故皆得免於難。吾父爲長房。拒石兄。卽忠毅公諱培子。爲二房。蓋同門出入者也。梯霞叔爲三房。紫纒叔爲五房。左城叔爲六房。是晚。五房上下計三十口。俱押總捕班房。時禹川姪尙未書名。二孀向一朱姓吏再三懇求。其人許之。與同伴用草薦捲出。亦高義也。吳姊聞之。一慟而仆。於是伯姊翁錦雯。吳司李。仲姊翁甸華。沈文學。二父執手持火把。至牕外。泣謂母曰。事已如此。惶遽無益。聞二郎尙未收。意欲藏之王店。朱近修家。以延一脈。大舅父字台孫公。亦慟哭而至。謂母曰。弟力微。不能脫。